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越縵堂詩文集

上

李慈銘 著

劉再華 校點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越縵堂詩文集

上

李慈銘 著

劉再華 校點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越縵堂詩文集 / (清)李慈銘著; 劉再華校點.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12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ISBN 978-7-5325-6502-3

I. 越… II. ①李… ②劉… III. ①古典詩歌—詩
集—中國—清後期②古典散文—散文集—中國—清後期
IV. ①I215.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107715 號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資助出版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越縵堂詩文集

(全三冊)

李慈銘 著

劉再華 校點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54.75 插頁 11 字數 1,137,000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200

ISBN 978-7-5325-6502-3

1·2585 平裝定價: 12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序言

錢仲聯

叢書是一種彙集各種同類性質或不同類性質以及多種性質的重要著作而輯印聚集在一編的大部頭書。正式啓用「叢書」這一名稱，盛於明清兩代。在此以前，雖有叢書性質而並不稱為叢書的，如宋人所輯的《百川學海》等，還不算在內。叢書從正式啓用此名到發展，越來越多，有以時代為範圍的，如《漢魏叢書》、《唐宋叢書》；有以輯佚書為範圍的，如《漢學堂叢書》；有以史學方志考訂研究為專題的，如《廣雅書局叢書》、《史學叢書》之類；有仿刻或翻刻以至影印宋元古籍版本為宗旨的，如《士禮居叢書》、《古逸叢書》、《續古逸叢書》之類；有以校勘古籍為宗旨的，如《抱經堂叢書》、《經訓堂叢書》、《岱南閣叢書》之類，這都是彙輯多家著作於一編者。此外，又有刊一人獨撰著作的，如清王初桐《古香堂叢書》、張雲璈《雲影閣叢書》、焦循《焦氏叢書》、朱駿聲《朱氏叢書》、丁晏《頤志齋叢書》、胡薇元《玉津閣叢書甲集》、況周儀《蕙風叢書》、易順鼎《琴志樓叢書》、吳之英《壽櫟廬叢書》、曹元忠《箋經室叢書》、章炳麟《章氏叢書》等，俾指不可盡。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在負責編輯的《中國近代文學叢書》，便

是屬於《漢魏叢書》、《唐宋叢書》等以時代爲範疇的一種大型叢書。

叢書而以「近代文學」爲幟，從名稱上看便知爲近代，而現代、當代不在內。近代的範圍，現在學術界公認爲始於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後，迄於「五四」新文學改革運動以前。但這一階段的文學家，有生略早於一八四〇年，死或更在「五四」以後較長一段時間，而其人主要的文學成就或成名，則在此時期內的，一般也認爲應包括在內，當然也包括了「同光體」、彊邨詞派、「南社」等流派。它不是簡單地類同於《近代文學大系》那類「大系」式的分類選本（當然，可以包括有價值的選本在內），而是近代各種舊體文學專著的精華，或已刊而流傳不廣，現多已絕版者，或至今未刊者，或所刊不全者（如近代著名文學家黃人的《石陶梨煙室詩詞》，聞近有人從全國的期刊、各地的圖書館、藏書室等處，收集不少已刊的黃人集子以外的東西），一種一種地校刊或影印問世。近代文學介於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之間，其在文學史上承上啓下、繼往開來的地位和作用，自是無須贅言，至於近代舊體文學的樣式，到今天還有不少愛好而能寫作很高明的人，便可證明它的生命力依然存在，如新文學的巨擘俞平伯、沈尹默諸先生晚年都不寫新體白話詩而改寫古體詩詞便可爲證，駢文、散曲等，專門名家也很多。這裏，不是在討論新舊文學高低的較量，所以不多饒舌，祇是闡說一下「叢書」而名「近代文學」的簡略內涵。由於編者的學力視野有限制，這部叢書，無疑會存在取捨、標點等方面的不足，統待讀者指正。

二〇〇二年三月三日九五叟錢仲聯書於蘇州大學

前言

近人蔣瑞藻認為清季詩家以李慈銘爲冠^(一)，此言或過其實，但李慈銘在近代文學史上佔有比較重要的地位，恐怕沒有人能够否認。蔡元培稱他爲「舊文學殿軍」^(二)。錢仲聯《近百年詩壇點將錄》比之爲《水滸傳》中托塔天王晁蓋，視之爲近百年詩壇「舊頭領」。李氏詩文創作「不名一家，不專一代」，「八面受敵而爲大家」，其著作及詩集、文集的整理在民國時期頗爲人重視，版次較多，鈔本亦不少。耐人尋味的是，直到現在，學術界對李慈銘的研究與他在晚清文壇的影響仍然不相稱，即使像郭延禮先生《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這樣的大著作，書中多處引用李慈銘評論他人的文字，對他本人的文學創作却没有展開專門論述；臺灣宋隆發《清代文學論著集目正編》及《續編》爲兩百多位詩文作家開列了專目，所錄論著繁多，其中也沒有李慈銘。這種情況表明，作爲近代舊文學陣營中的巨人，李慈銘的創作成果並沒有引起新文學家們的關注，因而，儘管他生前文名籍籍，身後却難以擺脫被輕忽乃至被遺忘的命運。他的這種遭遇在中國文學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一

李慈銘（一八二九—一八九四），初名模，字式侯，後更名慈銘，字愛伯，號莚客，晚署越縵老人。浙江會稽人。李氏「生有異才，年十二三即工韻語」，「覃思益學，於書無所不窺」^{〔三〕}。但在科舉道路上，他却長年蹇滯不遇，自二十二歲以第二名補縣學生員以後，十一次參加鄉試皆不中，同治九年四十二歲始中舉人。此後，他曾五次參加會試，直至光緒六年五十二歲時方纔進士及第。由於科場不順，李慈銘不得已於咸豐九年靠變賣家中田產捐報郎中，却未被及時承認，同治二年四月纔被分發戶部廣西司行走，總算進入仕途。中進士後，李慈銘仍在戶部任職，直到光緒十六年纔補了一個從五品銜的山西道監察御史。據《清史稿·李慈銘傳》記載，「時朝政日非，慈銘遇事建言，請臨雍，請整頓臺綱」，數上封事，不避權要，但「均不報」，最後「鬱鬱而卒」。

張鳴珂在《寒松閣談藝瑣錄》中說，光緒十九年夏天，李慈銘曾「於一疏中劾得試差而簠簋不飭者，多至一二十人。疏雖留中，有聞風內愧相率引避不敢供職者」^{〔四〕}。而文廷式却批評李慈銘託身不慎，因他曾應李鴻章的邀請主持天津問津書院，做御史期間遂對李鴻章的過失「不敢置一詞」，「視其《日記》，是非亦多顛倒」^{〔五〕}。這些褒貶不一的記載表明，李慈銘為官，敢於上書建言，議論臧否，但他對時事是非的批評可能也較多地夾雜着一些個人意氣的成份。

前言

近人蔣瑞藻認為清季詩家以李慈銘爲冠^(一)，此言或過其實，但李慈銘在近代文學史上佔有比較重要的地位，恐怕沒有人能够否認。蔡元培稱他爲「舊文學殿軍」^(二)。錢仲聯《近百年詩壇點將錄》比之爲《水滸傳》中托塔天王晁蓋，視之爲近百年詩壇「舊頭領」。李氏詩文創作「不名一家，不專一代」，「八面受敵而爲大家」，其著作及詩集、文集的整理在民國時期頗爲人重視，版次較多，鈔本亦不少。耐人尋味的是，直到現在，學術界對李慈銘的研究與他在晚清文壇的影響仍然不相稱，即使像郭延禮先生《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這樣的大著作，書中多處引用李慈銘評論他人的文字，對他本人的文學創作却没有展開專門論述；臺灣宋隆發《清代文學論著集目正編》及《續編》爲兩百多位詩文作家開列了專目，所錄論著繁多，其中也沒有李慈銘。這種情況表明，作爲近代舊文學陣營中的巨人，李慈銘的創作成果並沒有引起新文學家們的關注，因而，儘管他生前文名籍籍，身後却難以擺脫被輕忽乃至被遺忘的命運。他的這種遭遇在中國文學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李慈銘一生混迹官場，留給人們的却是一個集學者、文學家與名士於一體的文人形象。年輕時從宗稷辰遊學，到北京後與張之洞、王先謙、周壽昌、譚獻、黃以周、朱一新等著名學者有過交遊，治學承乾嘉漢學遺風，博覽群書，長於經史考據之學。《清儒學案小傳》論其爲學「洞明三《禮》，尤精小學，博極群書，勤於考訂，兼尊宋學」，「學者服其翔實，翕然稱之」^{〔六〕}。一生著述宏富。經學方面，著有《十三經古今文義匯正》、《說文舉要》、《越縵經說》、《音字古今要略》；史學方面，著有《漢書後漢書札記》、《後漢書集解》、《北史補注》、《唐代官制雜鈔》、《宋代官制雜鈔》、《元代重儒考》、《明諡法考》、《南渡事略》、《國朝經儒經籍考》、《軍興以來忠節小傳》、《紹興府志》、《會稽新志》等。這些著作，大部分沒有寫定，今天已難以搜尋。但作者留下來的數十冊《越縵堂日記》則詳細地記錄了他對近千種書籍的評議，議論精湛，頗多創獲，從中可見其學問功底的無比深厚。比較而言，李慈銘在史學方面的造詣尤爲精深。汪辟疆說：「越縵喜談經學，實非所長。一生學術，乃在乙部，披閱諸史，丹黃滿帙，其博聞強記爲時流所嘆服。」^{〔七〕}楊樹達認爲李慈銘「乃承錢（大昕）、洪（頤煊）之流，而爲有清一代之後殿者也」^{〔八〕}，充分肯定的也是他在史學考據方面的突出貢獻。

李慈銘學富五車，思想却相當保守。他所處的時代正是中國社會從傳統向現代急劇轉型的歷史時期，內有太平軍、捻軍起義，政局動蕩不安；外有列強入侵，海禁大開，西方學術文化潮水般地湧入。當此民族危難之時，清醒的中國人普遍意識到國家的命運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越來越多的

知識分子開始改變用夏變夷而不可用夷變夏的傳統觀念，主動地走出中國，走向世界。相比之下，李慈銘顯然是時代的落伍者。他雖然激賞魏源的《海國圖志》一書，對西方的刑獄制度等也表示稱道，但其思想仍然局囿於《春秋》尊王攘夷、嚴夷夏之防的框架以內，對來自西方的學術文化與科學技術整體上持盲目排斥的態度。他不僅自己拒絕與外國人交往，而且反對別人與「夷狄」相通。郭嵩燾出使英國途中所記日記《使西紀程》被同文館刊行後，激起朝中保守派士大夫的公憤，李慈銘的表現尤為激烈。他大罵郭嵩燾「爲此言誠不知是何肺肝」，並在日記中「特錄存其言」以「深著其罪」^{〔九〕}。對朝廷設立通商衙門、同文館等處理夷務的專門機構，李慈銘也持有異議，認為是「國之大恥」^{〔一〇〕}。洋務派主張開鐵路，設電報局，設立海軍，廣購鐵甲輪船，企圖通過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實現富國強兵，李慈銘却認為這是「用我之短，爭彼之長，其愚已甚」，必然「將淪中國爲戎狄」^{〔一一〕}。這種思想，與寫《陳夷務疏》反對火輪與洋砲的王闔運驚人地相似，在晚清保守派知識分子中具有相當的典型性。

作爲文學家，李慈銘主要以詩歌和駢文有名於時。《清史稿》本傳稱其「爲文沉博絕麗，詩尤工，自成一家」。李慈銘論詩，以華妙精深爲宗，反對淫靡艷麗，強調詩歌創作必須「本之以經籍，密之以律法，不名一家，不專一代」。他稱道清初的王漁洋能盡雅，推崇明代的何景明和李夢陽，於晚明公安派和竟陵派之詩亦多有擷取，但對衆人推崇的唐詩却時有「鄙薄」之論，曾謂宋之問詩一無可取，李義山古體全無骨力，溫庭筠只會揉弄金粉，取悅閨牆。其詩學主張從同治十一年四月初六日《日記》中的一段話可

見其概。他說：

學詩之道，必不能專一家，限一代，凡規規摹擬者，必其才力薄弱，中無真詣，循牆摸壁，不可尺寸離也。五古自枚叔、蘇、李、子建、仲宣、嗣宗、太沖、景純、淵明、康樂、延年、明遠、玄暉、仲言、休文、文通、子壽、襄陽、摩詰、嘉州、常尉、太祝、太白、子美、蘇州、退之、子厚以及宋之子瞻、元之、雁門、道園，明之青田、君采、空同、大復，國朝之樊榭，皆獨具精詣，卓絕千秋。作詩者當汰其繁蕪，取其深蘊，隨物賦形，悉爲我有。七古子美一人足爲正宗，退之、子瞻、山谷、務觀、遺山、青邱、空同、大復，可稱八俊。梅村別調，具足風流，此外無可學也。五律自唐迄國朝，佳手林立，更僕難數，清奇濃淡，不名一家，而要以密實沉著爲主。七律取骨於杜，所以道揚忠愛，結正《風》、《騷》，而趣悟所昭，體會所及，上自東川、摩詰，下至公安、松圓，皆微妙可參，取材不廢。其唐之文房、義山，元之遺山，明之大復、滄溟、弇州、獨漉，國朝之漁洋、樊榭，詣各不同，尤爲絕出。七絕則江寧、右丞、太白、君虞、義山、飛卿、致堯、東坡、放翁、雁門、滄溟、子相、松圓、漁洋、樊榭十五家皆絕調也，而晚唐、北宋多堪取法，不能悉指，我朝之王、厲尤風雅替人，瓣香可奉。五絕則王、裴其最著已。平生師資學力約略在茲，自以爲馳驟百家，變動萬態，而可域之以一二人，賞之以一二字哉？（二二）

強調轉益多師，自成一家，反對規規摹擬，「專一家」，「限一代」，這種詩論主張突破了當時詩壇專尊唐

詩或宋詩的樊籬，眼界相對而言比較開闊，但其基本路數仍然是以復古爲法，因而也就不可能爲詩歌的創新轉型尋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

與一般學者、文學家不同，李慈銘從頭到腳還包裹着一層風流名士的外衣。《清史稿》本傳說他：「性狷介，又口多雌黃。服其學者好之，憎其口者惡之。」平步青論其爲人：「性簡略，胸無城寓，然矜尚名節，意所不可，輒面折人過，議論臧否，不輕假借苟同，雖忤樞輔不之顧，以是人多媚之。」^{〔二〕}對同時代文壇名流，李慈銘莫不極口謾罵，不留餘地。他罵同鄉詞人周星譽「險譎，詞無可取」；斥同郡書畫家趙之謙爲「惡客」、「妄子」；罵何紹基爲「江湖招搖之士」；罵王闓運「大言詭行，輕險自炫」；「蓋一江湖唇吻之士」^{〔三四〕}。據劉體仁《異辭錄》卷三載，李慈銘對當時的官場名流亦極盡謾罵之能事，曾罵左宗棠「耄昏」，李鴻藻「要結取名」，閻敬銘爲「獸心狗冠之徒」，張之洞爲「僉壬禍首」，張佩綸爲「妄人」、「宵人」，陳寶琛爲「輕險之士」。這種謾罵既夾雜着文人相輕的陋習，顯露出他氣量的狹隘，也充分表現了他高自標置、不同流俗的狂傲個性。

李慈銘臧否人物，持論苛刻，但却嚴人寬己，自身言行每每一，常常陷人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他矜尚名節，在思想與理論上要求自律自戒，曾自述杜門七例：一，不答外官；二，不交翰林；三，不禮名士；四，不齒富人；五，不認天下同年；六，不拜房薦科舉之師；七，不與婚壽慶賀^{〔二五〕}。另一方面，他在行動和實際生活中却又常常「徵歌狎飲」，放浪形骸，甚至沾染上「玩相公」的惡習。從《越縵

堂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身影經常出現在各種文人與官僚的聚會場合，京師名伶朱霞芬、傅秋芷、時琴香等均與他來往密切。治遊、狎妓、納妾，成為其名士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種生活方式，於他矜尚名節以「矯世俗之枉，救末流之失」的自我標榜，顯然是一種反諷，從中不難看到他心態的乖戾與人格的分裂。這種矛盾分裂的人格心態直接影響到李慈銘詩文創作的藝術質地及其人生的價值取向。

二

李慈銘是近代江左詩派的代表人物，其詩歌創作主題與其思想心態、生活方式相對應，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其一，叙寫家國變故，議論朝局是非，表達對時事的焦灼與憂患。

李慈銘一生備歷艱辛，家國變故一寓之於詩，故其詩對當時的社會生活有着深刻廣泛的反映，自謂：「存其詩，亦足以徵閭里之見聞，鄉邦之文獻，而國是、朝局之是非亦或有可考焉。」^{〔一六〕}晚清時期的各種社會矛盾，老百姓的生活狀況，以及太平天国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馬尾海戰等重大歷史事件，在他的詩中均留下了記錄。其中又以描寫太平天国戰爭者居多。如《感事述遊》：

烽火驚傳遍九州，素箏尚恣犢轅遊。狂吟爛醉供今日，賸水殘山入早秋。雲帶邊愁隨旅雁，波分暮色到閑鷗。江頭誰識行歌意？擊木蒼茫寫百憂。

此詩作於咸豐癸丑（一八五三），其時太平軍已在長江沿岸縱橫馳騁。詩人擊木蒼茫，百憂咸集，企圖通過「狂吟爛醉」求得暫時的解脫，然而充斥於胸中的仍然是一種驚愁交織的「賸水殘山」之感。又如《點民兵》：

朝見點民兵，暮見點民兵。材官領健兒，朝暮趨王程。童稚驚走啼，禾黍踐縱橫。國家重武備，列郡屯嚴營。承平一廢弛，按籍存其名。草野慕忠義，訓練資遐征。此輩好身手，什九不知耕。側聞啓行日，祖道無哭聲。慷慨期報國，豈翳今日情。自古稱善將，約束務乎精。官兵不知戰，沉責蚩蚩氓。失業仰軍廩，努力爲聖明。莫久苦父老，租賦無常贏。

據詩前小序，此詩是作者目擊浙江官府調集台州鄉兵阻擊太平軍進攻浙江時所作。朝廷朝暮點兵，形勢極爲嚴峻。「童稚驚走啼，禾黍踐縱橫」，戰爭給人民生活帶來了鉅大的災難。詩人批評「官兵不知戰」，鼓勵民兵健兒慷慨報國，希望早日結束戰亂的局面。詩中的描寫帶有強烈的紀實色彩，感時傷世，憂國憂民之情灼然可見。

李慈銘敘寫時事的詩歌作品具有兩個鮮明特點。其一是政治立場鮮明。作者不僅敢於真實地描

述現實時事，而且還敢於議論朝局是非，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如《聞馬江之敗三首》將馬尾海戰失敗的主要責任人張佩綸比做馬謖，對朝廷用人不當提出批評。又如《庚午書事二首》其一：

孤憤千秋在，狂呼一擊中。夷酋方喪魄，廷議急和戎。殲敵誠非易，要盟豈有終？宋金殷鑒近，幸莫恃成功。

以宋金滅亡的教訓為借鑒，公開反對當局의 和戎政策。由於自身政治立場的局限，李慈銘對太平天國起義持徹底否定的態度。在他眼裏，太平軍是「寇」，是「賊」，恨不得寢其皮，食其肉，這種政治立場當然應當批判，但它也是鮮明的，真實的。其二就是作者在客觀描寫時事的同時最大限度地融入了自我的身世之感。如《寇逼》詩云：

寇逼將三舍，浮生奈此何？所憂慈母老，敢謂一身多。有福安貧賤，無才觸網羅。去留都未可，避世愧蹉跎。

又如《庚申清明》：

故國烽烟急，聞言日幾驚。窮途逢喪亂，異地又清明。望裏家何在？愁中草未生。病軀思殺賊，不是為功名。

兩首詩中，除了開篇第一句對時局進行概括性描述以外，其餘各句都是結合家庭生活和個人命運抒寫自我的現實感受。詩人身處亂世，感慨浮生，一方面擔心年邁的母親受不了戰亂流離之苦，一方面對自己的前途滿懷焦灼，所謂「去留都未可，避世愧蹉跎」，充滿窮途無奈之感。在這一類詩中，作者對時局的憂患意識與對自我命運的感傷焦灼完全融爲一體。

其二，記錄文人文交遊，於酬贈懷人之際表現名士風流，抒寫人生感慨。

記錄文人文交遊的酬贈懷人之作在李慈銘詩中所佔的比重最大。李慈銘常常閉門謝客，但作爲一代名士，其交遊還是很廣泛的。在與同時文人墨客的交遊中，李慈銘詩酒唱和，留下了許多敘述聚會場景、過程的記遊之作，也有不少贈詩題畫的篇什。前者如一八七〇年孟春詩人偕友人遊蘭亭紀詩云：

載酒來尋蘭上里，依然勝賞屬山也。衣冠舊事三春楔，巖壑新妝六代詩。天際晴雲歐冶竈，竹間斜日右軍祠。費他曲水邯鄲步，豈有清流似晉時。（《孟春下旬偕晚湖慎齋孫生星華妹夫鄭愷

季弟惠銘遊蘭亭時邑令楊君新輯流觴亭右軍祠》）

這種詩作通常融敘事、寫景、抒情於一爐，重在敘寫朋友們聚會遊玩時的所見所感。後者如《題魯蓉生竹林抱書圖二首》、《朝鮮鄭謙齋山水畫幅爲潘伯寅大理題》、《爲吳碩卿工部題潘星齋侍郎仿范寬釣雪圖三絕句》等，詩情與畫意相融，主要表現的是一種名士風流。與此同時，李慈銘還常常於酬贈懷人之

際發抒自己的人生感喟 如《寄蒼生》：

人生無一可，念爾益傷神。骨節窮途累，文章薄俗嗔。甘魚頤老母，市絹慰妻貧。老去休惟悴，功名似買臣。

又如《書近況寄諸故人》：

八口飢寒四國兵，未能將母況蒼生。人經多故文章健，事到難圖出處輕。家世謝莊無老壽，弟兄王楷盡痴名。一聯輕甲難消受，不敢軍前請擊纓。

詩人飽經世故，痛感人生無一事可心。八口之家流離於戰火之中，自己內不能養老母，外不能濟蒼生，身處窮途，尚持骨節，但文章為薄俗所嗔，只能憔悴以老。所謂「人經多故文章健，事到難圖出處輕」，其中自有自詡，也有無奈，包含着非常豐富的人生況味。諸如此類的詩作，本酬贈之義，寫心中磊塊，悲愴沉鬱，激越蒼涼，充滿滄桑之感。

其三，描寫田園景物，表現對自然的審美情趣與隱逸情懷。

李慈銘一生有山水之癖，曾自言「於世事一切無所好」，「身丁百憂而結念芳華，流連景物，有生之癖」^{〔一〕}。他與朋友們的聚會常常選擇在山水佳處或佛寺景觀等場所，因而留下了大量描寫佛寺景觀